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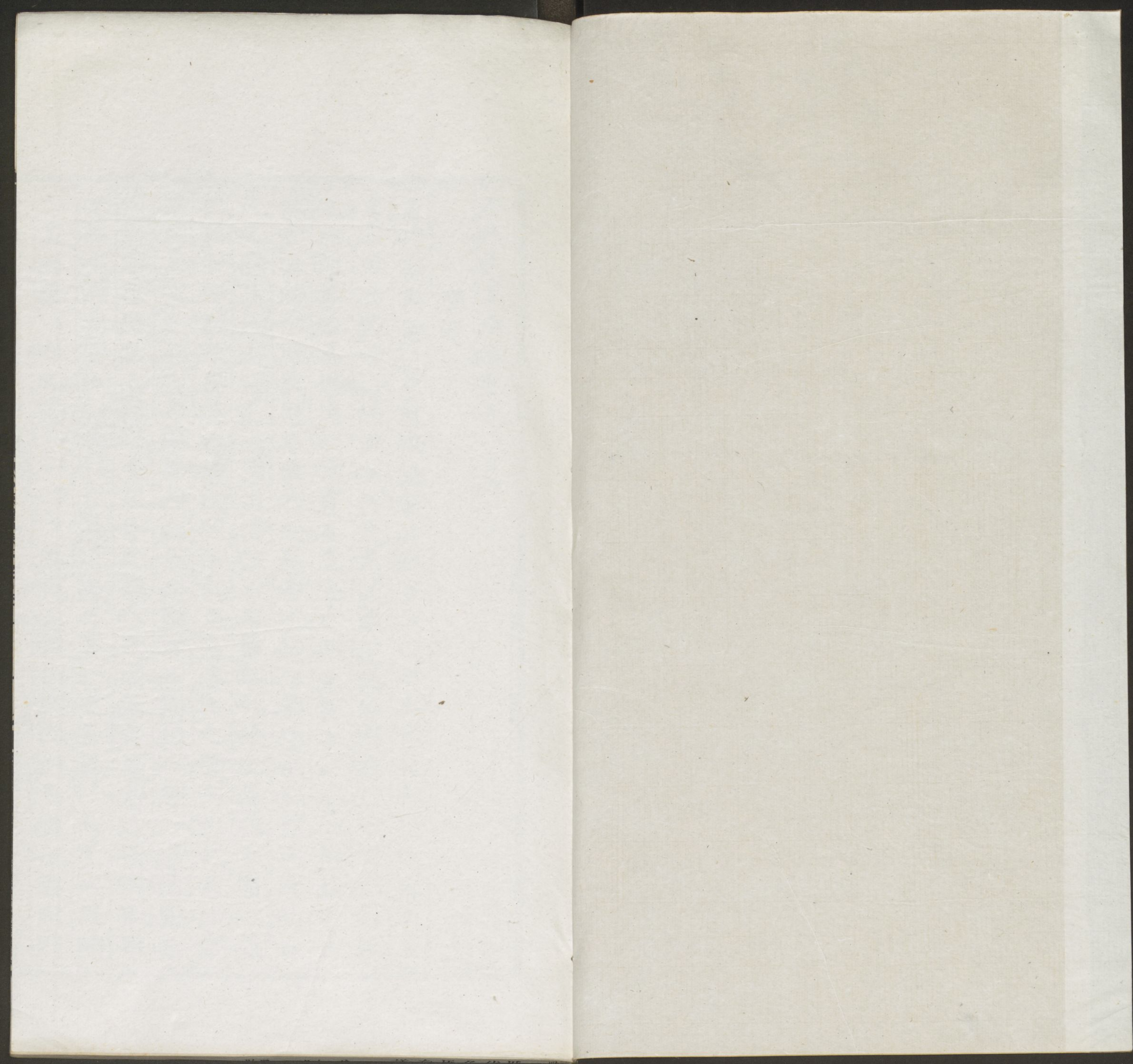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245

T 4664 / 4244A

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<http://imaging.harvard.edu>

CM	0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	17							
Lab D50.2	95/0/2	81/0/0	66/0/0	51/0/1	35/0/0	20/0/0	29/19/-54	55/-39/33	40/9/-43	42/57/29	82/4/79	51/50/-13	50/-28/-29	38/14/16	66/16/18	50/-5/-22	43/-14/21	55/-9/-25	71/-32/0	62/34/60	40/9/-43	52/48/17	31/21/-21	72/-23/57	73/19/68



禮制

禮制

宗神宗熙寧初，置茶鹽鐵諸司，各守其法。曰：古者伏見朝廷近，雖市易
 事不與商賈爭利。四民各得其業，法嚴德無有窮。已而有盜利，秦
 鳳然河身路茶場司以買賣茶虛字四路生靈。又以茶法嚴，故市易
 販賣百物州縣監司不敢呵問，為害不細。而朝廷未知禁止，臣聞五
 代之際，孟氏竊據蜀土，國用補缺，如有權茶之法，及養租子蜀之後
 故，置一切權，無茶運禁，民間復之，其後淳化之間，牟利之臣始議
 置茶大盜王，小數李順等，因販茶去，獻為剽劫，凶饑一屠兩蜀之
 氏所驅逐地，久而後定。自後朝廷知民間販賣，量行收稅，所取雖
 不甚多，而尚實流行，為利自廣。迨後，李元初之茶法，一切禁止，民間
 私買，然備所禁之為一，以四十為實，為禁，仍慮河至對，伍商宗開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六十九

理財

宋神宗熙寧初。蘇轍論蜀茶五害狀曰。右臣伏見朝廷近罷市易事。不與商賈爭利。四民各得其業。欣戴聖德。無有窮已。唯有益利。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司。以買賣茶。虐害四路生靈。又以茶法影蔽市易。販賣百物。州縣監司不敢呵問。為害不細。而朝廷未知禁止。臣聞五代之際。孟氏竊據蜀土。國用褊狹。始有榷茶之法。及藝祖平蜀之後。放罷一切橫歛。茶遂無禁。民間便之。其後淳化之間。牟利之臣始議。掎取大盜王。小波李順等。因販茶失職。窮為剽劫。凶饑一扇。兩蜀之民。肝腦塗地。久而後定。自後朝廷始因民間販賣量行收稅。所取雖不甚多。而商賈流行為利自廣。近歲李杞初定茶法。一切禁止。民間私買。然猶所收之息。上以四十萬貫為額。供億熙河。至劉佐蒲宗閔。

提舉茶事。取息太重。立法太嚴。遠人始病。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。只行長引。令民自販茶。每茶一貫出長引錢一百。更不得取息。得旨依奏。民間聞之。方有息肩之望。又却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。始議極力掊取。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。茶法既有增減之文。則取息依舊。由是息錢長引二說並行。而民間轉不易矣。而稷等又益以販鹽布。乃能增額及六十萬貫。及李稷引陸師閔共事。又增額至一百萬貫。師閔近歲又乞於額外以一百萬貫為獻。朝廷許之。於是奏乞於成都府置都茶場。客旅無見錢買茶。許以金銀諸貨折博。遂以折博為名。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欄。民間物貨入場。賤買貴賣。其害過於市易。又以本錢質典諸物。公違條法。欺罔朝廷。蓋茶法始行至今。法度凡四變矣。每變取利益深。民益困弊。然供億熙河止於四十萬貫。其餘以供給官吏。及非理進獻。希求恩賞。而害民之餘。辱國傷教。

又有甚者。夫遂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。諸縣令佐亦以撫字百姓。而計筭息錢。均與牙僧分利。至於監茶之官。發茶萬馱。即轉一官。知縣亦減三年磨勘。國之名器。輕以與人。遂使貪冒滋彰。廉耻不立。深可痛惜。又案盜賊之法。贓及二貫。止徒一年。出賞五貫。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。輒徒一年。出賞三十貫。又遞鋪文字。事干軍機。及非常盜賊。急脚遞日行四百里。馬遞日行三百里。違二日者。止徒一年。今茶遞往還日行四百里。違一日。輒徒一年。立法太深。苟以自便。不顧輕重之宜。蓋造立茶法。皆傾險小人不識事。然但以遠民無由伸訴。而它司畏憚。不敢辯理。是以公行不道。自始至今十餘年矣。臣切聞朝廷近日察知其弊。差官躡量。然猶恐未知其詳。臣今訪聞稍得其實。謹具條件五害如左。其一曰。益利路所在有茶。其間邛蜀彭漢綿雅洋等州。興元府三泉縣人戶。以種茶為生。自官榷茶以

來。以重法脅制。不許私賣。抑勒等第。高秤低估。逐年減價。見今止得舊價之半。茶官又於每歲秋成糴米。高估米價。強俵茶戶。謂之茶本。假令米石八百錢。即作一貫支俵。仍勒出息二分。春茶既發。茶戶納茶。又例抑半價。兼壓以大秤。所損又半。謂之青苗。及至賣茶。本法止許收息二分。今多作名目。如牙錢。打角錢之類。至收五分以上。買茶商旅。其勢必不肖。多出價錢。皆是減價。虧損園戶。以求易售。又昔日官未權茶。園戶例收晚茶。謂之秋老黃茶。不限早晚。隨時即賣。權茶之後。官買止於六月。晚茶入官。依條毀棄。官既不收。園戶須至私賣。以陷重禁。此園戶之害一也。其二曰。川茶本法止於官自販茶。其法已陋。今官吏緣法為姦。遂又販布。販大寧鹽。販甕器等物。并因販茶還脚。販解鹽入蜀。所販解鹽。仍分配州縣。多方變賣。及折博雜物。貨為害不一。及近歲立都茶場。緣折博之法。拘攔百貨出賣。收息。其

間。紗羅皆販入陝西。奪商賈之利。至於買賣之餘。則又加以質當。去年八九月間。為成都買撲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萬貫。每斗出息八錢。半年未贖。仍更出息二分。其它非法。類皆如此。今四方蒙賴聖恩。罷去市易抵當之弊。而蜀中茶官。獨因緣茶法。潛行二事。使西南之民。獨不蒙惠澤。此平民之害二也。其三曰。昔官未權茶。陝西商旅。皆以解鹽及藥物等入蜀販茶。所過州軍。已出一重稅錢。及販茶出蜀。兼帶蜀貨。沿路又復納稅。以此省稅增羨。今官自販茶。所至雖量出稅錢。比舊十不及一。縱有商旅興販。諸處稅務畏憚。茶官又利於分取息錢。例多欺詐。以稅為息。由此省稅益耗。假有作稅錢上曆。歲終又不撥還。轉運司。但添作茶官歲課。公行欺罔。又茶官違法販賣百物。商旅不行。非唯稅虧。兼害酒課。蜀中舊使交子。唯有茶山交易。最為浩瀚。今官自買茶。交子因此價賤。此省課之害三也。其四曰。

蜀道行於溪山之間。窳獮嶮惡。般茶至陝西。人力最苦。元豐之初。始以成都府路廂軍數百人貼鋪般運。不一二年。死三畧盡。茶官遂令州縣和雇人夫。和雇不行。即差稅戶。其為楛擾。不可勝言。後遂添置通鋪。十五里輒立一鋪。招兵五十人。起屋六十間。官破錢一百五十六貫。益以民力。僅乃得成。今已置百餘鋪矣。若二百鋪皆成。則是添兵萬人。衣糧歲費二十萬貫。見招填不足。旋貼諸州廂軍。遂州闕人。百事不集。又茶遞一人。日般四駄。計四百餘斤。回車却載解鹽。往還山行六十里。稍遇泥濘。人力不支。逃匿求死。嗟怨滿道。至去年八九月間。劔州劔陽一鋪人。全然走盡。沿路獮茶。鋪為納命場。此通鋪之害四也。其五曰。陝西民間所用食茶。蓋有定數。茶官貪求羨息。般運過多。出賣不盡。遂州多虧歲額。遂於每斤增價。俵賣與人。元豐八年。鳳州准茶官指揮。每茶一斤添錢一百。其餘州郡。准此可見。又茶

法初行。賣茶地分止於秦鳳熙河。今遂東至陝府。侵奪蠟茶地分。所損必多。此陝西之害五也。五害不除。蜀人泣血。無所控告。臣乞朝廷哀憐遠民。罷放榷法。令細民自作交易。但收稅錢。不出長引。止令所在場務。據數抽買博馬茶。勿失朝廷武備而已。如此。則救民於網羅之中。使得再生。以養父母妻子。不勝幸甚。如朝廷以為陝西邊事未寧。不欲頓罷茶事。即乞先弛榷禁。因民販茶。正稅之外。仍收長引錢。一歲之入。不下數十萬貫。而商旅通行。東西諸貨。日夜流轉。所得茶稅雜稅錢。及酒課增羨。又可得數十萬貫。而罷置茶遞。無養兵衣糧。及官吏緣茶所費食錢息錢之類。其數亦自不少。則榷茶可罷。灼然易見。若異日西邊無事。然後更罷長引錢。如舊收稅而止。然臣再詳師閔所營茶利。雖使之裒錄。一一如數。止於二百萬貫。無復贏餘矣。若以前件茶引茶稅雜稅酒課利等錢。約七八十萬貫。折除。即止約

有利一百二十餘萬貫。若更除茶運養兵衣糧及官吏緣茶所費約三四十萬貫。即是師閔百端非理凌虐細民止得八十萬貫。假令萬一蜀中稍有飢饉之災。民不堪命。是為盜賊。或如淳化之比。臣不知朝廷用兵幾何。費錢幾何。殺人幾何。可得平定。今但得七八十萬貫。錢置此不慮。臣切惑也。兼臣訪聞陸師閔去年自成都移治永興。仍取成都供給。有本府衙前楊日新者為之賣酒。至十一月中師閔自覺非法。始移牒永興成都。止就永興供給。其違法差衙前賣酒及多請過成都供給。即不曾舉覺。其貪冒無耻一至於此。亦乞令所差官便行躡量。如是詎實。乞重行黜謫以慰遠方積年之憤。

輒為中書舍人。論慶置川茶未當。狀曰。朝廷若罷益利路推茶之法。只權陝西沿邊諸郡。不許客旅私販。仍將沿邊每歲合用益利諸場茶色及斤重配在諸場。令及時立限和買。官買數足。方許私下交易。

除沿邊所權地分外。一任客人興販。如此擘畫比之頃年全權益利及陝西諸州。其利有五。益利茶戶不被官場以賤大秤抑勒收買。一也。昔茶未有權。民間採茶凡有四色。牙茶。早茶。晚茶。秋茶。是也。採茶既廣。茶利自倍。自權茶以來。官中只要早茶。其餘三色遂棄不採。民失茶利過半。今既通商。則四色茶俱復採。二也。官所運茶止於邊郡。所須比權茶之日。所運減半。則茶運役兵州郡雇脚皆得輕減。三也。陝西茶商既行。歧雍之間。民皆食賤茶。四也。益利諸州。百貨通行。酒稅課利。理當自倍。五也。若比之今來。有司所議。但權名山梁洋三處。放行益利諸場茶貨。其利有四。名山梁洋三處權法如舊。而不權之地。犬牙相錯。權與不權。茶戶利害相遠。例皆王民。而咫尺之間。不宜頓有此異。一也。權與不權地分不遠。小人易以起動茶戶。借如名山之西南。出茶之地。尚有雅州廬山榮經等處。若放令此茶北出。道過

名山彼此相雜不可辨認。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則名山之茶亦當從此走失。寬則權法自廢。急則民遭誣罔。橫被徒配。二也。官中所買只用早茶。則牙茶晚茶秋茶亦為棄物。民失厚利與頃歲無異。三也。沿邊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別。今只將名山梁洋三色茶與之。彼既未諳茶性。必有不售。四也。若比之今來或人之說。兼權陝西東外諸州。據合用茶數於益利諸場和買。官自般賣和買之餘。成都路客人販茶不得過陝西。其害有三。盡奪茶利。商賈不行。百課不通。酒稅課利自減。一也。運茶既多。逆鋪役兵及州郡雇脚勞費與頃年無異。二也。歧雍之民仍食貴茶。三也。由此觀之。朝廷若但和買邊郡合用茶數。只於邊郡立推法。其餘率皆通商。此法一行。則上件三說之弊自除。至於供給蕃部收買戰馬之利。則與三說無異。以此較之。利害可見。

熙寧中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曰。均輸徒貴就賤。用近易遠。然廣置官屬。多出緡錢。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。以為雖不明言販賣。既已許之變易。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。未之聞也。夫商賈之事。曲折難行。其買也先期而予錢。其賣也後期而取直。多方相濟。委曲相通。倍稱之息。由此而得。今先設官置吏。簿書廩祿為費已厚。非良不售。非賄不行。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。及其賣也。弊復如前。商賈之利何緣而得。朝廷不知慮此。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。此錢一出。恐不可復。縱使其間薄有所獲。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。帝方惑於王安石之說。言皆不行。

時青苗法行。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舜俞不奉令。上疏自劾曰。民間出舉財物。取息重。一倍。約償緡錢。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藪耰鉏釜錡之屬。得雜取之。朝廷募民貸取。有司約中熟為價。而必償緡錢。欲

如私家雜償它物不可得。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。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。未嘗不以貫貸為苦。祖宗著令。以財物相出舉。任從書契。官不為理。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。今誘之以便利。督之以威刑。方之舊法異矣。詔謂振民之絕而抑兼并。然使十戶為甲。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。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。此法終行。愈為兼并地爾。何以言之。天下之有常平。非能人人計口受飽。但權穀價貴賤之柄。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。今散為青苗。唯恐不盡。萬一飢饉荐至。必有乘時貴糶者。未知將何法以制之。官制既放。錢取息。富室歲鏹。坐待鄰里逋欠之時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。是豈不為兼并利哉。雖分為夏秋二料。而秋放之月。與夏歛之期等。夏放之月。與秋歛之期等。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。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。每歲兩輸息錢。無有窮已。是別為一賦以救海內。非王道之舉也。

熙寧十年。知彭州呂陶上奏曰。朝廷欲寬力役。立法召募。初無過歛民財之意。有司奉行過當。增添科出。謂之寬剩。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。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。今歲又須科納一萬餘貫。以成都一路計之。無慮五六十萬。推之天下。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。寬剩在官。歲歲如此。泉幣絕乏。貨法不通。商旅農夫。寔受其弊。臣恐朝廷不知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。乞契勘見在約支幾歲不至闕乏。需發德音特免數年。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一。所貴民不重困。

陶又上奏曰。臣今具本路置場買茶往熙河博賣。并盡諸州茶貨入官。便收三分利息。放行出賣。致令細民失業。枉陷刑憲。大於遠方不便。謹具畫一條例如後。

一。臣伏以國家富有四海。山澤之利多與民共。自仁祖臨御以來。

深知東南數路茶法之害。制詔有司一切弛放。任令通商貨法。流行德澤深厚。聖時盛事。高出前世。今天下茶法既通。而蜀中獨行禁榷。此蓋言利之臣不知本末。苟於勞費而妄為之。非所以安靜遠方之意。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。比方東南等處。十不及一。日月所照。文軌混同。法無二門。仁不異遠。豈可諸路通商。兩川却為禁地。虧損治躰。莫甚於斯。乃為害之大者。故臣敢先言之。伏望聖慈。特寬茶禁。所貴法令平一。以幸遠方。

一。本路既為置場買茶。將往熙河等處。并逐旋取利。出賣之後。更不許民間乘私買賣。遂令諸色人告捕。依編勅禁榷茶法。斷罪。州縣承此指揮。後來累有成都府邛州百姓馬吉等為乘私賣茶。被人告捕。有至徒罪。各追賞錢。一路之民。遂生怨誹。蓋緣立法太重。有害於人。大凡官中元有之物。民間私侵其利。方是犯

禁。只如解州有鹽。民間煎者。乃是私鹽。晉州有礬山。民間煉者。乃是私礬。今川蜀茶園。本是百姓兩稅田地。不出五穀。只是種茶。賦稅一例折科。役錢亦須均出。自來採茶貨賣。以充衣食。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。乃是百姓已物。願與解鹽晉礬事躰不同。一旦立法。須令中賣與官。或敢私下交易。便成犯禁。斤數稍重。乃至徒刑。仍沒納。隨行物色。別理賞錢。恭惟陛下仁聖恤物之心。必不如此。伏乞別立條約。以救苛刻之弊。免使刑辟滋彰。有傷和氣。

一。本州導江縣蒲村壩口小唐興木頭等鎮。各准茶馬司指揮。盡數收買茶貨入官。並已施行。民之受弊。大率均一。惟導江縣一處。尤為切害。蓋緣本處是西山八州軍隘口。自來通放入城郭。部落博易買賣。其蕃部別無見錢交易。只是將到椒蠟草藥之

類於鋪戶處換易茶貨歸去食用。謂之茶米。或有疾病用此療治。旦暮不可暫闕。今來官中須要見錢出賣。則蕃部難更將椒蠟等物入場博買。若於鋪戶處博易。則官茶每斤取三分息錢。鋪戶價例自然增長。蕃部買賣便致阻滯。况茂州軍興之後。人情方始安帖。豈宜更使茶貨不通。別生邊事。

右謹具如前。所有茶禁不通。細民失業。刑辟太重。竄於遠方不便事理。並已條析如前。臣切見熙寧七年。朝廷差李杞蒲宗敏入川相度買茶往熙河博馬等事。當時使者急於進用。不察事躰。遂認逐年息錢四十萬貫。應副熙河。後來運茶積滯。歲課不足。即便摩畫。却於彭漢二州逐年收買。狹布各十萬疋。名為折當脚錢。其實將布上所得之息充入茶利。自後又恐買布亦難敷及元數。則乞却雇回船車般解。益入川。洎至鹽法難行。則又乞將川中有茶去處。並行收買。前後

乖錯非止一事。只是欲竊功賞。不卹民間弊病。臣愚伏望聖慈。特賜采察。所貴遠方之俗。被惠安生。至如官吏費耗。道途阻節。稅額虧損。得不補失。則臣不敢喋喋開陳。以浼天聽。伏乞以臣此奏。下本路安撫轉運提刑司相度利害。特賜施行。

神宗時。薛向任發運使。行均輸法於六路。同脩起居注。范純仁言。臣嘗親奉德音。欲脩先王補助之政。今乃効乘羊均輸之法。而使小人為之。培克生靈。歛怨基禍。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。啓迪上心。欲求近功。忘其舊學。尚法令。則稱商鞅。言財利。則背孟軻。鄙老成。為因循。棄公論。為流俗。異已者為不肖。合意者為賢人。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。在廷之臣。方大半趨附。陛下又從而驅之。其將何所不至。道遠者理當馴致。事大者不可速成。人材不可急求。積弊不可頓革。倘欲事功亟就。必為憊倭所乘。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。答中外之望。

純仁為起居舍人知諫院。又論發運均輸狀曰。臣伏覩近降勅命。委江淮發運司行均輸之法。此蓋制置條例之臣。不務達圓。欲希近效。畧取周禮賒歛之制。理市之法。而謂可以均平百物。抑奪兼并。以求陛下之信。其實用桑羊商賈之術。將籠諸路物貨。買賤賣貴。澳奪商人毫末之利。以開人主侈大之心。甚非堯舜三代務本養民之意也。臣聞傳稱先王之化民曰。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。先之以恭廉而民不爭。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。今使貪鄙之吏。多引其類。習商賈之態。以市道誘民。固異先王陳德義示好惡之意。而欲民之興廉知禁。不可得已。且成湯不殖貨利。孔子罕言利。孟軻亦曰。何必曰利。聖賢非以財利為不可用也。蓋惡其誘導民心。以滋貪慾之風耳。夫上之所好。下必有甚焉。詩曰。爾之教矣。民胥效矣。苟國家得末利而敗風俗。非治世之道也。王者治財。惟在務農桑。禁游墮。

開衣食之原。節無用之費。上率下以儉。下化上以勤。上下勤儉。則自然公私有餘矣。今耕桑之人不勸。衣食之原不廣。朝廷不先節儉。百姓率多游墮。不務生財之道。乃使小人扇好利之風。而欲國家財用富足。是猶緣木而求魚也。不獨傷教無益之如此。而又將有害之大者焉。夫百姓者。陛下之赤子也。教養之道不可不至。撫之以仁。則孝愛生。導之以利。則爭奪起。則其所施之法。所任之人。安得不慎哉。今執政不明。引用小人。使專利病。而其人素有貪贖之行。屢為欺罔之姦。必將以羨餘悅朝廷。以賄賂結權倖。加以吏民貧弱。官吏承風。君門九重。朝廷萬里。有掎剋之患。而不得訴。有瘡痍之苦。而不得伸。怨憤一興。何所不至。陛下雖有子惠黎元之意。天下何由而信之哉。伏望陛下思聖人之訓。黜霸者之術。以農桑為衣食之本。以殖貨為敗俗之端。特降詔旨。追改前勅。以近者東南郡縣多被水災。其均輸未

得施行。則必中外生民咸仰盛德。若謂已行之命不可遽止。則乞先
罷其人。但委逐路監司。只用常平舊法。凡物之賤者。貴價以歛之。物
之貴者。賤價以發之。無令抑配人民。務求羨息。亦足以均平物價。沮
抑兼并。又何必過為更張。以傷大德哉。臣職以言路。義切愛君。知而
不敢不言。言之不敢不盡。惟望聖慈留神納聽。不獨臣之幸甚。實天
下幸其。

純仁又乞詔御史覺察轉運使刻剝為政狀曰。臣切以天下財用出
於耕桑。耕桑出於民力。民力有餘。則財用足。民力困弱。則財用匱。故
傳曰。百姓不足。君孰與足。如此。則財用以民力為根本。未有弱其根
本而盛其枝葉者矣。向聞京東轉運使因進羨財。公私窘迫。今又聞
本路官將綿帛與人戶。每十三兩折和買絹一匹。人戶却須減價賣
易。如有斤兩折耗。比給見錢。甚有虧損。及至納絹之日。所陪益多。及

聞荆湖北路監司令民進納。授官有人戶家財不能滿數者。須令三
四戶同共進納。內只一戶受官。受官者既使它人助錢。太為僥倖。同
納者無名被歛。徒抱怨嗟。陛下方患國用不足。正宜愛惜根本。今轉
運使所為如此。安得民力不傷。孔子謂與其有聚歛之臣。寧畜盜臣。
蓋謂盜臣止侵末財。聚歛必傷根本。伏望聖慈下逐路躰量。如實有
上件事狀。宜與重行責降。仍乞詔御史臺覺察。諸路轉運使有敢以
刻剝為政者。速行彈奏。所冀民力漸蘇。王道可行。

監察御史裏行劉摯乞復錢禁。奏曰。先王之制錢幣也。所以御萬物。
通有無而調虛盈。人主之所操。天下之利勢也。鼓鑄之權。一制於公
上。而下不得私之。其發散交易。流布運用。雖或積于公。或藏于民。轉
移出入之不常。而要皆為縣官之物。使不出于中國。用爾。是以糜毀
之奸。散泄之弊。不可以無禁也。天下諸路監冶所鑄入于王府。歲三

慮數十百萬緡。自國朝以來積而至此。其數幾何。謂宜公私沛然有餘裕矣。然今都內之歲。既不聞於貫朽。而民間之匱時。或謂之錢荒。此何謂也。其故大者在泄之於四夷而已。曩時著令。銅錢出中國界者。云云。數及一貫。其罪抵死。立重賞以搆告捕。而居停資給。與夫官吏之失檢察者。皆罪有差。今熙寧制刪去此條。而徒聞沿邊有每貫稅之之令。利之所存。以不憚於冒法。前日殺之。猶莫能制。况遂弛其令哉。使四夷不勞而獲中國之利。以為利。三邊之所漏。海船之所運。日積一日。臣恐竭吾貨財。窮吾工力。不足以給之。而區區之筭稅。權其得失。何啻相萬哉。夫錢以銅為本。銅之必禁。前世固已有禍福之論。今朝廷方增置錢冶。而刪去銅令。官之所積。日益發散。民間得以買賣。肆為器用。以牟厚利。蓋非獨失銅而已也。而又至於銷毀法錢。蓋緣錢者和煉之已精。其工費尤簡。變而為器。有數倍之利。然則既

泄之。又壞之。欲錢之充溢不可校。如古之盛。理宜無有也。故臣愚欲乞申嚴邊制。以塞流散之路。復立銅禁。以蕃鼓鑄之本。而息銷毀之患。

淮南轉運使蘇頌奏乞減定淮南鹽價疏曰。臣伏見淮南一路財賦之數。寔為浩繁。尤藉每歲賣鹽額錢一百餘萬貫。資助經費。而近歲已來連併不敷。議者咸謂不能禁絕私販之人。侵奪公利而致然耳。且瀕海之地。滷鹵所生。而又宿亳諸州。連接京東西通商地。分販者不宿昔而獲厚利。雖峻以刑誅。亦不可禁絕。加以私貨美而價賤。官貨惡而價貴。民間既利於私易。則官鹽無由出賣得行。往往只是抑配與坊郭人戶。及過往舟船。如此。課額何從而登辦也。夫鹽味之於人。日食而不可闕者。非同茗酤用之有時也。以一路生齒之繁。食鹽者不可勝計。而百萬之課。前後登虧不同。非昔之食者眾。而今之食

者寡也。蓋未思所以制其本耳。臣竊聞曩時數有建言者。欲將一路官鹽設法減價出賣。或有欲只減出產州軍價直者。臣以謂遠近一槩減價。誠未易遽行。若且於出產地分。通秦楚海州連水軍。及通商隣境宿亳壽泗等州減定。使公私之價不甚遠絕。則民間樂買者必衆。而私販之人自知利薄而重犯法矣。苟度越一州而販入它州界。則道路潛匿必艱。於隣境官司捕擄亦易為禁止也。若行之三數年間。課額稍登。然後於近襄州軍一例裁減。此誠移私貨官利之法也。張方平上疏論國計事曰。臣切惟天之生民。以衣食為命。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。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。以止其爭且亂。故禮也者。文飾此者也。刑也者。防禁此者也。凡所謂賞罰法。令仁義廉恥。皆緣此而後立者也。衣食不足。何禮刑之有哉。內無以保其社稷。外無以制其夷狄。國非其國矣。故貨食者。人事之確論。非高談虛辭之可殺者也。

今京師砥平。衝會之地。連營設衛。以當山河之險。則是國依兵而立。兵待貨食而後可聚。此今天下之大勢也。臣在仁宗朝。慶曆中。充三司使。嘉祐初。再領邦計。嘗為朝廷精言此事。累有奏議。所陳利害安危之狀。究其本原。究兵窳為大患。畧計中等禁軍。一卒歲給約五十千。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。臣前在三司勘會。慶曆五年禁軍之數。比景祐以前。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。四十餘萬人。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。太祖皇帝制折杖法。免天下徒。初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。謂之廂軍。後乃展轉增創軍額。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。此其歲增衣糧幾何。是皆出於民力。則天下安得不困。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。比景德計會錄。皆增及三數倍以上。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。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。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。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萬餘貫。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三

十五萬餘貫。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。但亦不有增而不多爾。天下和買紬絹。本以利民。初行於河北。但資本路軍衣。遂通其法。以及京東淮南江浙。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。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。自爾時及今二十年。但聞比較督責。不聞有所寬減。如此後取。天下豈復有遺利。自古有國者。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。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。昔唐室自天寶之亂。肅代之後。國力大窘。禁軍乏餉。畿甸百姓至授穗以供兵食。登都城門以望四方。貢奉之至。可謂危蹙已。然患難既平。則兵有時而解。兵解則民力紓矣。今中外諸軍坐定中。夏戎阻命。而師在野。既聚軍馬。即須入中糧草。在京支還文鈔銀錢物帛。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。三司無以計置。即須內帑供給。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。只此兩次。六百萬疋兩。三司

以補不足。尋即支盡。西事已定。二紀于茲。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。邦家不幸。大變仍臻。頒賚之餘。府庫虛匱。宿歲舊積。蓋無餘幾。萬一因之以飢饉。加之寇戎。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。夫苟且者。臣下及身之謀。遠慮者。陛下家國之計。立事躰大。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。財計之任。雖三司之職。日生煩務。常程計度。簿書期會。則在有司。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躰。事有關於安危之機。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。非有司可得預也。今夫賦歛必降勅。支給必降宣。是祖宗規摹。二府共司。邦計之出入也。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。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。脩明真宗已前舊典。先由兵籍減省。以次舉其為費之大。若宗室之制。官人之法。諸生事造端。非簡便者。裁而正之。至于微末細故。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。屬之有司可矣。提其綱。則眾目張。澄其源。則下流清。易曰。窮則變。變則通。通則久。又曰。變而通之以盡利。

節卦之辭曰。節以制度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故傷財害民之事。當為制度以節之。爾。若但遵常守故。齷齪細文。避猜嫌。顧形迹。恤浮議。而廢遠圖。忽人謀。而徼天幸。日月逝矣。歲不我與。後雖噬臍。何嗟及矣。臣服在近列。荷恩三朝。切見時事日以迫急。不勝憂憤。輒罄狂瞽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

時銅鐵官多建言。鑄錢事不盡行。而又自弛錢禁。民之銷毀與夫闌出境外者。為多方。平諫曰。禁銅造幣。盜鑄者抵罪至死。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。故事。諸監所鑄錢。悉入于王府。歲出其奇羨。給之三司。方流布于天下。然自太祖平江南。江池饒建置爐。歲鼓鑄至百萬緡。積百年所入。宜乎貫朽於中藏。充乏於民間矣。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。百貨不通。人情窘迫。謂之錢荒。不知歲所鑄錢。今將安在。夫鑄錢禁銅之法。舊矣。今敕具載。而自熙寧七年。頒行新敕。刪去舊條。削除

錢禁。以此邊關重車而出。海船飽載而回。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。但每貫收稅錢而已。錢本中國寶貨。今乃與四夷共用。又自廢罷銅禁。民間銷毀無復可辨。銷鎔十錢。得精銅一兩。造作器用。獲利五倍。如此。則逐州置鑪。每鑪增數。是猶畎澮之益。而供尾閭之泄也。

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。臣聞古之所謂理財者。以義理之而已。非謂奪而有之也。如今所謂市易。蓋幾於奪矣。凡民之所用。皆聚而待之。凡民之所利。皆取而專之。道路之所販。不得於私。而必之於公。市肆之所資。不得售於私。而必取於公。又為假貸。以招民於凍餒。百姓為之怨傷愁苦。而上之人。方以此原本缺知東南為詳。江以南其地利在茶。浙江東西所利在物帛。州鄉之類。以此為生。而商賈者資焉。每歲舟浮輦運。絡繹於路。官得其征。以祿百官。以養軍旅。以事父母。以育妻子。視京師如歸焉。今而市易既自遣使。以專其利。而商賈

不行矣。利入市易而三司之稅有損。利歸公家而百姓之用不足。其救非難知也。且市易之法非不善也。誠使如詔書缺市之不售。貨之滯於民者。以其買買之。雖舉天下為之可也。而其利亦無窮。且如江東今年夏旱。米斗三百。銀每兩不至千。浙東西今年絲每斤不至四百。民在窮乏。方無所售。使有司因此時取之。以待公家之乏。利實在民。而公家亦與焉。今不知出此。使牙儉小人日與市民爭毫髮絲粟之息。此計之至不善也。蓋昔之御商賈之法。權其盛衰而已。方其盛。厚征以抑之。方其衰。薄稅以揚之。未嘗專其利而有之也。唐劉晏權萬貨輕重。使天下無甚貴賤。兵興數年。歛不及民。而用度足。君子或賤之。今為計晏下矣。聞之冢宰制國用。必以歲之杪五穀皆入。然後制國用。量入以為出。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。以知足否。以治年之豐耗。不足則詔王綏國用。國家歲比不登。而稅賦之入比異。時十失

三四。亦以此言於陛下乎。天之豐歉無常。而國之用有定。以無常支有定。此固已不給矣。而開邊境。鑿河渠。興圩墾。而所費益侵。此亦無恠。上下內外之俱告乏也。臣願少罷一切力役。視浮費而損之。以需有歲焉。古者三年一郊。以致誠於天地。以天地之德為不可報也。故牲幣服器一於簡而已。自漢及唐。浮文滋長矣。而恩賞之例尤過於厚。使尚文為是邪。於救世則今當從質矣。以尚豐為是邪。於趨時則今當用約矣。况未必當於禮也。古者以義養君子。以利養小人。今軍伍之賞。且以為因循難廢。而羣臣幸以才藝數蒙陛下休命。平時恩施厚矣。於是時得封其祖考。及其妻子。施于子孫。又以無功安受無名之賞。此非不可節也。人皆曰。養財有道。為此者私憂過計矣。夫養財固有道。用之獨可無禮乎。不止於平時而節之。而圖之於不及。不於貴者而均之。而變於其下。亦不足以言仁智矣。惟陛下察之。

判三班院曾鞏上奏曰。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。使有九年之蓄。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杪。蓋量入而為出。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。然不遇用數之初。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。蓋用之有節。則天下雖貧。其富易致也。漢唐之始。天下之用嘗屈矣。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。故公私有餘。所謂天下雖貧。其富易致也。用之無節。則天下雖富。其貧亦易致也。漢唐之盛時。天下之用常裕矣。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。故公私耗竭。所謂天下雖富。其貧亦易致也。宋興承五代之敝。六聖相繼。與民休息。故生齒既庶。而財用有餘。且以景德皇祐治平。授之。景德戶七百三十萬。墾田一百七十萬頃。皇祐戶一千九十萬。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。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。墾田四百三十萬頃。天下歲入。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。歲費亦一億萬以上。景德官一萬餘員。皇祐二萬餘員。治平并募賊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。總二

萬四千員。景德郊費六百萬。皇祐一千二百萬。治平一千三百萬。以二者較之。官之衆一倍於景德。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。官之數不同如此。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。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。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。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。可考而知。郊之費用。財之多端。可考而知。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。可損者損之。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。而天下之用。官之數。郊之費。皆同於景德。二者所省者蓋半矣。則又以類而推之。天下之費。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。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。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。如是而力行。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。所省者十之一。則歲有餘財一萬萬。馴致不已。至於所省者十之三。則歲有餘財三萬萬。以三十年之通計之。當有餘財九億萬。可以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。古者言九年

之蓄者。計每歲之入。存十之三耳。蓋約而言之也。今臣之所陳。亦約而言之。今其數不能盡同。然要其大致。必不遠也。前世之於彫敝之時。猶能易貧而為富。今吾以全盛之勢。用財有節。其所省者一。則吾之一也。其所省者二。則吾之二也。前世之所難。吾之所易。可不論而知也。伏惟陛下。冲靜質約。天性自然。乘輿器服。尚方所造。未嘗用一奇巧。嬪嬙左右。掖庭之間。位踊多闕。躬履節儉。為天下先。所以憂憫元元。更張庶事之意。誠至惻怛。格于上下。其於明法度。以養天下之財。又非陛下之所難也。臣誠不自揆。敢獻其區區之愚。陛下裁擇。華又奏曰。臣嘗言。皇祐治平。歲入皆一億萬以上。而歲費亦畧盡之。景德官一萬餘員。皇祐治平。皆三萬餘員。景德郊費六百萬。皇祐治平。皆一千萬以上。是二者費皆倍於景德。使皇祐治平。入官之門。多於景德者。可考而知。皇祐治平。郊費之端。多於景德者。可考而知。然

後議其可罷者。罷之。可損者。損之。使歲入如皇祐治平。而祿吏奉郊之費。同於景德。則二者所省。蓋半矣。則又以類推而省之。以歲入一億萬計之。所省者十之一。則歲有餘財一萬萬。所省者十之三。則歲有餘財三萬萬。以三十年之通計之。當有餘財九億萬。可以為十五年之蓄。自古國家之富。未有及此也。陛下謂臣所言。以節用為理財之要。世之言理財者。未有及此也。令付之中書。臣待罪三班。按國初承舊。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。立都知行首領之。又有殿前承旨班院。別立行首領之。端拱以後。分東西供奉。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。借取皆領于三班。三班之稱。亦不改。初三班吏員。止於三百。或不及之。至天禧之間。總四千二百有餘。至於今。廼長一萬一千六百九十。宗室又八百七十。蓋景德員數。已十倍於初。而今考之。殆三倍於景德。畧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。熙寧八年。入籍者四百八十有

七。九年五百四十有四。十年六百九十。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。或不及之。則是歲歲有增。未見其止也。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。條於別記。以聞。議其可罷者罷之。可損者損之。惟陛下之所擇。臣之所知者。三班也。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它費。尚必有近於此者。惟陛下試加考察。以類求之。蓋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。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。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。如是而力行。使天下歲入億萬。而所省者什三。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。夫財用。天下之本也。使國家富盛如此。則何求而不得。何為而不成。以陛下之聖質。而加之勵精。以變因循苟簡之敝。方大脩法度之政。以幸天下。詔萬世。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。而終前日之說。以獻。惟陛下則擇。

哲宗初即位。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上奏曰。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

來。留神庶政。以休息生民為念。凡所施為。皆中義理。如罷導洛堆塚等局。減放市易。見欠息錢。罷人戶養馬。放積欠租稅。差官躉量茶鹽。法使者之刻利害民。如吳居厚。霍翔。王子京等。內臣之生事。紱怨。如李憲。宋用臣等。皆從罷去。中外聞之。無不欣喜踴躍。今來復蒙陛下不遺疎拙。特降清問。臣雖無狀。敢不竭盡愚見。臣伏思先帝初即位。召臣充翰林學士。當時親見先帝。至誠求治。嘗令臣草詔書。以寬省民力為意。自王安石秉政。變易舊法。羣臣有論其非便者。則以為沮壞法度。必加廢斥。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。而取民之財盡。保甲保馬之法行。而用民之力竭。市易茶鹽之法行。而奪民之利志。若此之類。甚眾。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。至公獨斷。不為眾論所惑。則更張之際。當須有術。不在倉卒。且如青苗之法。但罷逐年比較。則官司既不邀功。百姓自免抑勒之患。免役之法。當須少取寬剩之數。度其差雇所

宜。無令下戶虛有輸納。上戶取其財。中戶取其力。則公私自然均濟。保甲之法。止令就冬月農隙教習。仍只委本路監司提按。既不至妨農害民。則衆庶相得安業。無轉為盜賊之患。如此三事。並須別定良法。以為長久之利。至於保馬之法。先朝已知有司舉行之謬。市易之法。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。及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過多。遠方之民殆不聊生。俱非朝廷本意。恐當一切罷去。而南方鹽法。三路保甲。尤宜先革者也。以上數事。皆畧陳大槩。其它詳悉。非書所能盡。然臣所深慮者。陛下必欲更脩庶政。使不驚物聽。而實利及民。莫若任人為急。故臣前日輒獻愚誠。乞陛下廣開言路。選置臺諫官。誠得中正之士。布在要職。使講求天下利害。議所以更脩之術。朝廷上下協心同力。斟酌而裁制之。則天下不難為矣。若不得其人。則雖有欲治之意。終不可以濟事功。臣又切慮議事者。以為若更張青苗助役等

法。則向去國用必至不足。然自來提舉常平司等處錢物。並係封樁。自不許撥充軍國常費。況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時。既外不輕用兵革。內無土木橫費。自然國計易給。兼罷得上件招緣。則民力已覺漸舒。只如近日方嚴導洛司堆垛場。汴汴稅額已有增數。此古人所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者也。

監察御史王巖叟論河北推鹽之害。疏曰。臣切見河北二年以來。新行鹽法。考觀其文。纖悉皆具。所以用意於國家。收利於公上。不為不至。然立法之初。必以謂官不勞而法可行。民無苦而利可得。臣今觀之。大異於此。運載之車。名為和雇。而郡縣鎮寨。或無可雇者。則不免有配車於上戶之擾。主司移文。則未知和雇。郡縣應辦。則其實均科。一歲之間。或至數四。其能勝乎。載而至官。官自賣之。勢須準留。以備消耗。故買者又不免有分兩不足之弊。平日商旅通行。隨力大小。乘時輦置。益

亦有餘。民間不知有闕絕之患。今車脚既艱。運載不續。則又不免有時時無數。謂之良法。固如此乎。臣切度計議之人。必曰。止籠商賈之利。以歸公家。而無所增於民。今則在在處處。民間益價增貴一倍。乃是既奪商賈之利。又增居民之價。以為息爾。所以萬口咨嗟。以謂不慣。日食貴益如此。又未嘗買之艱難如此也。仍聞去城稍遠。貧家下戶。往往不復食鹽。至有以鹽比藥之語。夫增價於民。而收息於官。以為異効。其誰不能。雖十倍之。亦無難也。願於百姓何如爾。伏惟河朔天下根本。祖宗以來。推此為惠。願陛下不以損於民為利。而以益於民為利。復鹽法如故。以為河北數百萬生靈無窮之賜。

貼黃。稱慶曆六年。嘗有臣寮。譬劃鹽法。一歲之間。止舊數。可增錢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貫。利之所得。可謂厚矣。仁宗嘗不以為意。而惻然發德音。去朕慮河北軍民頓食貴鹽。可且令依舊。至

今者舊言之。往往流涕。其勅書刻石於北京。今錄本上進。庶幾陛下得見仁宗之意。軀而法之。以益盛德。為社稷無疆之休。又稱慶曆六年。鹽稅額止一十九萬餘緡。今若依元豐六年。未推行推法。以前歲收。鹽稅為額。自己三十三萬餘緡。比舊亦增矣。巖叟又奏曰。臣伏觀朝旨。差詭譎。相慶河北轉運使范子奇所奏。乞令益稅。收十分稅錢事。臣昨在河北。亦知商賈有自請於官乞罷推買。而願納倍稅者。此蓋出於商賈。患推買之奪其利。而巧為此謀。主計者但知能於商賈。倍得稅緡。以為利。不知商賈持於民間。復增賣價。以為定也。臣近因論河北。鹽法推買不便。且錄慶曆六年。仁宗勅書。繳進。意謂得經聖覽。不復更有此指揮。今既未然。理當再有論列。伏以仁宗既不行三司推買之法。又不復都運司增稅之請。直批云。朕慮河北軍民頓食貴鹽。可且依舊。一言感人。淪於骨髓。刻之琬琰。

明者日星。方是時計歲所增幾六十萬緡。仁宗豈不為公家之利博且夕邪。意以謂歲之官不若歲之民。圖於近不若圖之遠。故特捐數十萬緡無窮之息。以為數百家無窮之惠。歲月雖舊而恩意則新。今陛下即位之始。正宜復以祖宗一言感悅天下。豈宜以小利失人心也。夫小利得之易。人心得之難。陛下豈不惜邪。借使者復命以增為可行。陛下遂將用其言而增之邪。然則如仁宗勅書之語。自河而北。人人共知不可違而違之。如陛下名議。何臣誠知陛下初無此心。特為朝議者未之思耳。且以利害義非善謀也。以怨易恩非忠告也。要之前日之德音不可忘。今日之驪心不可失。至理在目。了無可疑。臣乞罷諤勿違。特以慶曆勅書申諭言者。以昭陛下惠愛之心。以塞計臣窮鯨之意。則不獨河北之人幸甚。實天下幸甚。

元祐元年。叢叟乞罷青苗奏曰。臣等累日前連章上言。乞依臺諫官

前後論列。早賜罷支青苗錢事。尚未蒙指揮施行。臣等未諭聖意。仰惟自青苗之法行。天下困弊日甚一日。不如昔時。陛下靜則以堯舜之心為心。動則以祖宗之法為法。高明博大。無所不通。必知行青苗以來。百姓皇皇日甚一日。天下之人議論沸騰者。今十六七年矣。必不肯復以為便。方主而行之。切聞有大臣妄進奸言。惑亂聖聽。謂恐國用不足。覲陛下以此為富國之計。便可見其無識。今匹夫放債取利。為之不已而終必自敗。況為國乎。富國有大道。養民有大本。豈有匹夫朝夕之事。可為富國長久之計哉。比者四民不循其分。不安其業。故所得者皆苟得。所圖者皆苟圖。今陛下即位以來。四民得安其分。得安其業。天下之富自將有餘。為士者不敢狂言妄作。徼功俸進。以生事於四方。而耗公私之財。歲之所惜。自己無窮。此一富也。為農者絕誅求之苦。息調發之勞。罷不急之役。寬非時之擾。天下從此無

逃民四海。使此無萊田耕。乘以時常賦。不關歲之所入。不可勝計。此一富也。為工者不窮竭材。用以治兵器。不傾極功能。以事土木。崇儉尚朴。而華靡纖巧。無所陳於前。日有所省。月有所積。而富不可勝用也。為商者無均輸之政。以害其生。無市易之法。以奪其利。而後皆得自竭其計。自運其財。以流行於四方。人人之得有餘。而國家征稅之入無筭。此其富不可勝用也。四者所得。孰與青苗之息乎。為陛下大臣。不知以此開陛下之心。而乃歲初而出之。歲終而入之。朝而出之。暮而入之。以求毫分之息。以自利者。匹夫富者之事也。豈有為天下而為匹夫之事哉。陛下只當思養民。不須思富國。若主於富國。則民必自窮。若志在養民。則國將自富。發之於心。曾靡毫釐之差。想之於事。遂爭千里之遠。惟社審處之也。伏望陛下檢會臣等前奏。留神省納。早賜施行。

岩叟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。奏曰。伏以祖宗盛際。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。而萬貨無所滯。公私共享其利。優游乎豐樂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。商賈為之不行。通都會邑。至有窳窳之嘆。非獨商賈之患也。而上下均受其弊。陛下即位之始。首發德音。廢導洛。罷市易。還民衣食之源。以惠養困窮。人人蒙福。如遂更生。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。然二年于今。不為不久。商賈猶病乎不通。而國家未獲其益。何也。必法有蔽於中。而講之未盡其術也。伏望特詔有司。深究利病。以通天下之商賈。下以裕百姓。而上以資縣官。庶幾人物熙然。復及祖宗之盛。臣愚不勝區區。

朝奉郎前知登州軍州事蘇軾狀奏曰。臣切聞議者謂近歲京東權鹽既獲厚利。而無甚害。以謂可行。以臣觀之。蓋比之河北淮浙。用刑稀少。因以為便。不知舊日京東販鹽小客。無以為生。大半去為盜賊。

然非臣職事所當言者。故不敢以聞。獨臣所領登州。計入海中三百里。地瘠民貧。商賈不至。所在塩貨。只是居民喫用。今來既推入官。官買價賤。比之竈戶賣與百姓。三不及一。竈戶失業。漸以逃亡。其害一也。居民咫尺大海。而命頓食貴塩。深山窮谷。遂至食淡。其害二也。商賈不來。塩積不散。有入無出。所在官舍皆滿。至於露積。若行配賣。即與福建江西之患無異。若不配賣。即一二年間舉為糞土。坐棄官本。官又被責。專副破家。其害三也。官無一毫之利。而民受三害。決可廢罷。切聞萊州亦是元無客旅。興販事。躰與此同。欲乞朝廷相度。不用行臣所言。只乞出自聖意。先罷登萊兩州推塩。依舊令竈戶賣與百姓。官收塩稅。其餘州軍更委有司詳講利害施行。

載為朝奉郎試中書舍人時。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曰。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。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。不得抑配。自

後因提舉官遠要見功。務求多散。諷脅州縣。廢格詔書。名為情願其實抑配。或舉縣勾集。或排門抄割。亦有無賴子弟。謾昧尊長。錢不入家。亦有它人冒名詐請。莫知為誰。及至追催。皆歸本戶。朝廷深知其弊。故悉罷提舉官。不復立額考校。訪聞人情安便。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敕。命給常平錢斛。限二月或正月。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得用。又令半留倉庫。半出給者。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。至於取人戶情願。亦不得抑配。一遵先朝本意。慮恐州縣不曉朝廷本意。將為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穀。廣收利息。勾集抑配。督責嚴急。一如向日置提舉官時。八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。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。並須候人戶自執狀結保赴縣。乞請常平錢穀之時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。不得依前勾集抄割。強行抑配。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。如有官吏似此違法騷擾者。即時取勘施行。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。委轉

運安撫司覺察聞奏。仍先次施行者。右臣伏見熙寧已來行青苗免
役二法。至今二十餘年。法日益弊。民日益貧。刑日益煩。盜日益熾。田
日益賤。穀帛日益輕細。數其害不可勝言者。今廊廡大臣皆異時痛
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。况二聖悉已。惟善是從。免
役之法。已盡革去。而青苗一事。乃獨因襲。稍加損益。欲行鈇臂徐徐
月攘一雞之道。如人服藥。病日益增。躰日益羸。飲食日益減。而終不
言此藥不可服。但損其分劑。變其湯使而服之。可也。熙寧之法。本不
許抑配。而其害至此。今雖復禁其抑配。其害故在也。農民之家。量入
為出。縮衣節口。雖貧亦足。若令分外得錢。則費用自廣。何所不至。况
子弟欺謾父兄。人戶冒名詐請。如詔書所云。似此之類。本非抑勒所
致。昔者州縣並行倉法。而給納之際。十費二三。今既罷倉法。不免乞
取。則十費五六。必然之勢也。又官吏無狀。於給散之際。必令酒務設

鼓樂倡優。或關撲賣酒牌子。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。但每散青苗。即
酒課暴增。此臣所親見。而為流涕者也。二十年間。因欠青苗。至賣田
宅。雇妻女。投水自縊者。不可勝數。朝廷忍復行之乎。臣謂四月二十
六日指揮。以散及一半為額。與熙寧之法。初無小異。而今日指
揮。猶許人戶情願請領。未免於役法網。使快一時非理之用。而不
慮後日催納之惡。二者皆非良法。相去無幾也。今者已行常平糶糴
之法。惠民之外。官亦稍利。如此足矣。何用二分之息。以贖無窮之怨。
或云議者以為帑廩不足。欲假此法以贍邊用。臣不知此言虛實。若
果有之。乃是小人之邪說。不可不察。昔漢宣帝世。西羌反。議者欲使
民入陂邊郡。以免罪。蕭望之以為古者藏於民。不足則取。有餘則與。
西邊之役。雖戶賦口斂。以贍其乏。古之通議。民不以為非。豈可遂開
利路。以傷既成之化。仁宗之世。西師不解。蓋十餘年。不行青苗。有何

妨闕。况二聖恭儉清心省事。不求邊功。數年之後。帑廩自溢。有何危急。而以萬乘君父之尊。負放債取利之謗。雖刀之未。所得幾何。臣雖至愚。深為朝廷惜之。欲乞特降指揮。青苗錢斛。今後更不給散。所有已請過錢斛。候豐熟日。分作五年十料。隨二稅送納。或乞聖慈。念其累歲出息已多。自第四等以下人戶。並與放免。庶使農民自此息肩。亦免後世有所譏議。兼近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。首建青苗。力行助後。若不盡去其法。必致姦臣有詞。流傳四方。所損不細。

門下侍郎司馬光論錢穀宜歸一疏曰。臣切以洪範八政。食貨為先。故古者國用。必使冢宰制之。祖宗之制。天下錢穀。自常平倉隸司農寺外。其餘皆總於三司。一文一勺以上。悉申帳籍。非條例有定數者。不敢擅支。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。詳度利害。變通法度。分畫移用。取彼有餘。濟此不足。指揮百司。轉運使諸州。如臂使指。朝廷常選健

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。如陳恕林特李參之類。皆稱職有名者也。其餘非通曉錢穀者。亦罕得叨居其任。故能倉庫充溢。用度有餘。民不疲乏。邦家乂安。自改官制以來。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。及九寺三監。各有職事。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。散在六曹及諸寺監。應支用錢物。五曹得以自專。有司得符。即時應副。而戶部不能制。申發帳籍。又不盡歸戶部。戶部既不得總天下財賦。無由盡知錢穀出內。見在之數。既不盡知。何由量入為出。又五曹及內外百官。各具理財之法。申奏施行。戶部不得一一關預。無由盡究其間利害。今之戶部尚書。舊三司使之任也。而左曹隸尚書。右曹不隸尚書。天下之財。分而為二。視彼有餘。視此不足。不得移用。天下皆國家之財。而分張如此。無專主之者。誰為國家公共愛惜。通融措置者乎。譬人家有財。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。若使數人主之。各務已分。所有者多。互相侵奪。又

人人得取而用之。財有增益者乎。故利權不一。雖使天下財如江海。亦恐有時而竭。况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。劑乎。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。今縱未能大有更張。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。則分取而治。其右曹所掌錢物。尚書非奏請得旨。不得擅支。諸州錢穀金帛。隸提舉常平倉司者。每月亦須具帳申戶部。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。皆須先關戶部符。符下支撥。不得一面奏乞直支。應掌錢物諸司。不見戶部符。不得應副。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。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。並乞收歸戶部。若謂戶部事多官少。難以辦集。即乞減戶部冗末事務。付閑曹比司兼領。而通隸戶部。如此。則利權歸一。若更選用得人。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。

監察御史上官均上奏曰。臣聞財用出於一司。則有無多少。得以相通。差繆攘盜。得以稽察。故財無妄出之費。而國無不足之憂。然後可

以裕民之財力。而仁澤被於天下矣。周之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貢。受財貨之入。所以待王之膳服賓客祭祀賜予玩好之類。皆總于太府。歲終會財賄之出入。可謂財用出於一。故有無多少。得以相通。差繆攘盜。得以稽察。而國無不足之憂。自漢及唐。其理財設官。不若周之條理詳備。其計入為出。不若周之法制全密。則上下懇懇然。常以不給為患。不亦宜乎。先朝自新官制。蓋有意合理財之局。總於一司。故以金部右曹案主行內藏。受納寶貨資借拘催之事。而奉宸內藏庫受納。又隸太府寺。然按其所領。不過關報寶貨之所入。為數若干。其不足若干。為之拘催。歲入之數而已。至於支用多少。不得以會計。文籍舛繆。不得以稽察。歲久朽腐。不得以轉質。總領之者。止中官數十人。彼惟知謹扃鑰。塗窓牖。以為固密耳。承平歲久。寶貨山積。多不可校。至於陳朽蠹敗。謾不知省。又安能鈎考其出入多少。與夫所

蓄之數哉。臣切聞昨來內藏斤賣。遠年繡帛。每匹只二三百文。夫自方郡之遠。至內帑。每繡之直。須近二千餘斤。賣之直。止於十之一二。此不知貿易移用之弊矣。夫不知理府庫之財。而外求於民。不知節用之術。而為多歛之計。此有司之罪也。臣以為宜因官制之意。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。得加檢察。而轉買其歲久之貨幣。則帑藏有盈羨之實。而無棄敗之患。國用足而民財裕矣。

監察御史陳次升上奏曰。臣切以民財有限。取之不可以過多。邦賦有常用之。不可以無節。熙寧以前。上供錢物。無額外之求。州縣無非法之歛。自後獻利之臣。不原此意。唯務刻削。以為己功。若減一事一件。則據其所減色額。責令轉運封樁上供。別有增置合用之物。又合自辦。上供名件。歲益加多。有司財用。日惟不足。既無家資之可助。又無鄰粟之可貸。必至多方以取於民。非法之征。其來乃自乎是。且人

主莫不有惻隱之心。豈無愛民之意。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。蓋迫於歲計不足。其勢不得已而然也。伏自陛下臨御以來。輕徭徭薄賦歛。澄汰掊刻。崇尚忠厚。天下之人。莫不咸被德澤。歡欣鼓舞。屬心內附。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。然而額外上供之數。未除。切恐異日供不應辦。官司則有失職之責。苟欲避免。侵漁之患。復從而生。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。臣欲乞聖慈。特降指揮。勘會熙寧以來。於舊上供額外。務行封樁錢物。並與放罷。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。而民無騷擾之害。

卷之三十一

